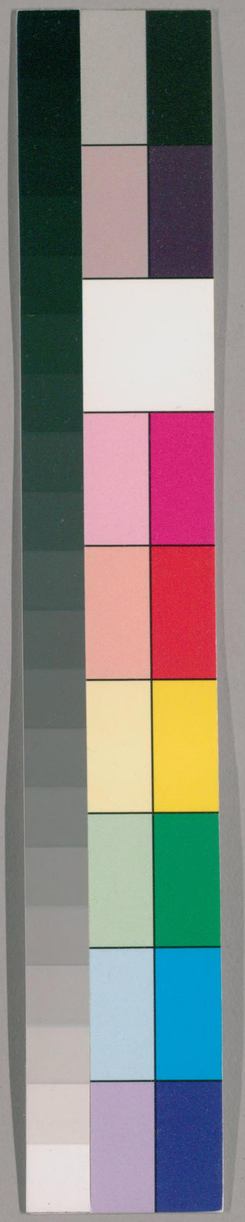
853
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三

祭統第二十五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忧音黜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

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怵焉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即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焉故曰自中出生人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志其實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

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去聲此孝子之心也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為無求其福之心也所謂祭紀不祈也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

勉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前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物一也此二奉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薦之以禮則不為虛拘行之以時則不為勉強參之以樂則不為流放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敷六反）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當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食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爲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繼孝養爲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叙之倫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畜之意也（嚴陵方氏曰追養繼孝養爲事親之事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絶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之謂畜也則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之不逆於人倫可知）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去声）也

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

孝子之行（去声）也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爲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時者以時思之。禮時爲大也。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爲上。以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祀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善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者。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者。則不哀者亦可見矣。觀其敬者。則不敬與時皆然也。○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已。觀其順者。爲樂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已。觀其敬者。爲哀之本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已。其誠信忠順。皆在內者。故曰孝子之心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

去聲　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天祭也。地事也。合男女。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道。陸產之鹽。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感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蚳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嚴陵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己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爲言也必曰王后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具備則薦類也故周官屬醢人掌以植物爲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菹所謂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陸產也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爲三菹矣言實則俎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地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感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

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忠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爲祭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爲陽事故於之以耕北陰地而蠶爲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絃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絃者亦以此降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之事神明故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爲言齊也齊不
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
音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
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
明之德也故散上聲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
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來矣
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
敬耳防以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
自外入故曰防止嗜欲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

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爲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爲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爲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爲序彼以事之內外爲序也解亦見彼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定之定言於外齊於內

是故先去聲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音淳緇見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君執珪璋從去聲士執盥從句夫人薦涗詩畏

反

水君執鸞刀羞嚌。オ又反　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讀爲肅猶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珪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紛所以奉牲用事者也殺牲用以薦黍稷○既曰宗婦執盥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盥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涚水者涚即盥齊以濁用清酒以涚沸之涚水是明水宗婦執盥齊從夫人而來奠盥齊於俎乃就盥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因盥齊有明水連言永耳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纓力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不使絕亦貫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者君羞嚌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祼尸之事鄭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一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一而詔之齊一也大宰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內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下祭義所謂內外一也我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副禕則君純冕者袞冕也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與明堂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而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遵徹則大宗伯亞祼之理矣大宗即宗伯也宗婦宗子之婦也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盎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之故也薦泲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泲齊者貴新是也酌泲則必用泲矣祭義不言者略也齊者尸之所賜之也尸必齊之君必尸之所賜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羞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言夫婦親之謂夫婦親之也○馮氏曰言士執匏則後於君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二者蓋匏所以用於迎尸之後而執盎之前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二主位一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於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晃而總干以樂之。諸侯晃而總干以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籍。則親耕。性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爲祭主故也。于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武舞。文舞。皆大武之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晃。下言總干。而不言晃。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爲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樂之也。楊子曰。寧神莫同。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於尸。何也。蓋鬱。兼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言。饗之所以與公尸。公。言。饗之所以與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之而已

夫祭有二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裸以降神於禮爲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之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裸則假於盛樂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千戚也誠敬者物之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難聖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之所以明役志爲本耳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

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裸經言升歌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爲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裸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內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必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之道斯而已故曰此夫祭有餕餕音俊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

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孰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劉氏曰奈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餕餘之禮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餕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餕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是故尸謖音縮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讀為餕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去声

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音現）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諸侯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殺也。簋以盛黍稷。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餕每爨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爨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爨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爨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爲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謖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謖者。蓋不疾而速者也。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謖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謖者以此。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爲多也。特取其脩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爲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內。故爾。諸侯廟中爲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爲天下之象可知。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平聲）而下有

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羞之具凡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嚴陵方氏曰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流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顯上而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東餒之民也由餒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為物大者祭之體也興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為大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其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孝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侯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出入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因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主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有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

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

嚴陵方氏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之以勢爲主下之事上以情爲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諸人而行諸己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之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之以

爲敎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之故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音現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色介反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爲去声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音更反此交神明之道也

筵席也。几所凭以爲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是也。祊。說見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

此交神明之道也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疎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下

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長樂陳氏曰〕尸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爲體貴其尊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尸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人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尸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爲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音杭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爲倫焉〔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爲王父尸則子以子爲祭孫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於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疑於無別故爲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則人倫明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尸飲五。君洗王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群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酬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酬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

酬尸。尸酬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酬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酬尸。但飲二也。子男五獻。食訖酬尸。但飲一

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酬之故也。卿以下言飲。則獻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后。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王爵瑤爵。散爵。即

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群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燔胞羹。閽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之爵。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爲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殺則親疏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爲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于阼階之南南鄉。去声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音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疏曰。贈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 長樂陳氏曰 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以明父祖之賢也。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敬

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嚴陵方氏曰 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金華應氏曰 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以賞為重也

君卷音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音效執醴授之執鐙。音登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

龔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冕副褘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莫之下酌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龔處謂因其處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也而此言副褘立于東房酌醴尊則在房者而東酌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待其將有事也至於夫婦相受辨位不相龔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殺人貴髀

音伴

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肴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爲主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爲是故也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爲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爲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爵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

夫祭有畀煇。音運胞。音庖翟。音狄閽者惠下之道

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胙肉更之賤者也。胙者。祭更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更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簞餕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 嚴陵方氏曰 夫發之有祖。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至尊之尸。然後見惠下之道也。此所以爲異數。惠下之道有明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久於其位。所以得多福。故曰為能行此。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禮。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

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

馬乏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

[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鬯。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於礿。蓋陽達於春。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不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

民弗敢草也
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爲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爲順陰義賞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之草刈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數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爲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應氏曰爵不旨爻草而曰爻草者草自可爻也石林葉氏曰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爲主仁義備矣此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

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祭也敬祭敬則竟（音境）内之子孫莫敢不敬
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
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
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
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
以為民父母矣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
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為
也發德顯其所當為也郊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
謂是矣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
其事使之則本乎義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
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内不
旨不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
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内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之蓋猶祭也不知祭之義則內不得於親其親其使人祭之也何以爲敬乎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爲明則使之見而不隱

銘者論譔音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旣比毗志反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論譔錄也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

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之
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
無所違於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爲。則是
教也。【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言之重者莫
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爲此也。亦
因其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鼐。魯公之鼒。以
至三王之大常。廟之金人。凡杖杯鑑皆爲銘焉。其所
以自名之意。則一而已。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
有庳也。酌之祭器言。對酌其美而不溢也。祭器即
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
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
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音智足
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
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之得次名於下也。非
仁莫致利之。利謂祿位也。非知莫又【石林葉氏曰】美其
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稱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
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
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而能傳又誣其實。

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而欲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難銘而勿銘也

故衛孔悝（カ音恢）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音格）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並去声）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去声）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聵也

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實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啓右獻公獻公命成叔纂乃祖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寧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興舊耆音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音避民咸曰休哉公

曰叔舅予上音汝女音汝銘其纂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文叔孔圉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音璧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對揚至彝鼎十二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顯用

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憂尊及鼎也【陝陵方氏曰】施于烝祭器必以彝鼎。則與震之守宗廟之言不異。蓋七廟所以載鼎實。彝所以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為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敢告厥銘者。舉重以該之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有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為國家之重【嚴陵方氏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公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

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大武武舞也管播其聲也餘見前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亦謂之時以嘗言之嘗禘爲四時之大嘗爲四時之祭故謂之大嘗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閟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蓋此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爲六十四馬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降殺以兩而已言舞大夏姬姓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曲禮曰外事用剛日柔日內事用柔日然不謂郊社爲外祭何也以天地爲大故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爲內事其事以神人爲別

故當禘對三郊一社二或一可二以ニ內一外ヲ言二其ノ祭一焉

經解第二十六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ノ之對之言ハ道ノ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特謂ニ之經一焉經有ニ一定之體一故爲ス常ノ緯之變也。故ニ聖一人之言ハ道則錯綜往一來ス故爲ス變ノ。聖一人

孔子曰入ニ其國一其教可レ知ヌ也。其爲レ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音異

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音燭辭比毗志反事春秋教也。故詩

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

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

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

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

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温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愚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狥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絜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文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

得有淺深之異耳○應氏曰寧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　缺文十四字

故失之煩弄筆褒貶易繫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

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其實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馬氏曰]先王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以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爲教之不同也○[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則也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潔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而退藏於密故其教則恭儉莊敬春秋詳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屈伸變通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秋以治人倫而爲序六者之失蓋不深察其理之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無利萬物與日月並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

石梁王氏曰此段最粹【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体敵也。德配天地言其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聲乎鄭衛不能入也○【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位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即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爲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發號出令而民說音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上聲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去聲

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以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爲信。皆信之未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孚之以除去之而天地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兆而已。○[臨川吳氏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濟之。故下文逐推說禮之功用。霸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二一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音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禮之常圜者禮之變若以禮爲禮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馮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圜皆無失當猶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圜也所以喻人情爲國必以禮也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方氏

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爲有方此以禮爲主故謂之方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

陸川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一方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謂持守一法之士無一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貶於編氓而謂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讓長老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鄉里者皆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爲下之所敬讓而君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尊敬讓而爲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音止水之所自來

也。故以醮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夫子與諸侯燕於無

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喪祭之禮爲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爲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畏。而爲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爲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惠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音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

而爭鬪之獄煩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不答之屬。石林葉氏曰。民不與焉。故言安上者。爲序。昏姻雖在下。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僻爭鬪。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潛通而已。故倍畔侵陵。圖君者也。侵陵圖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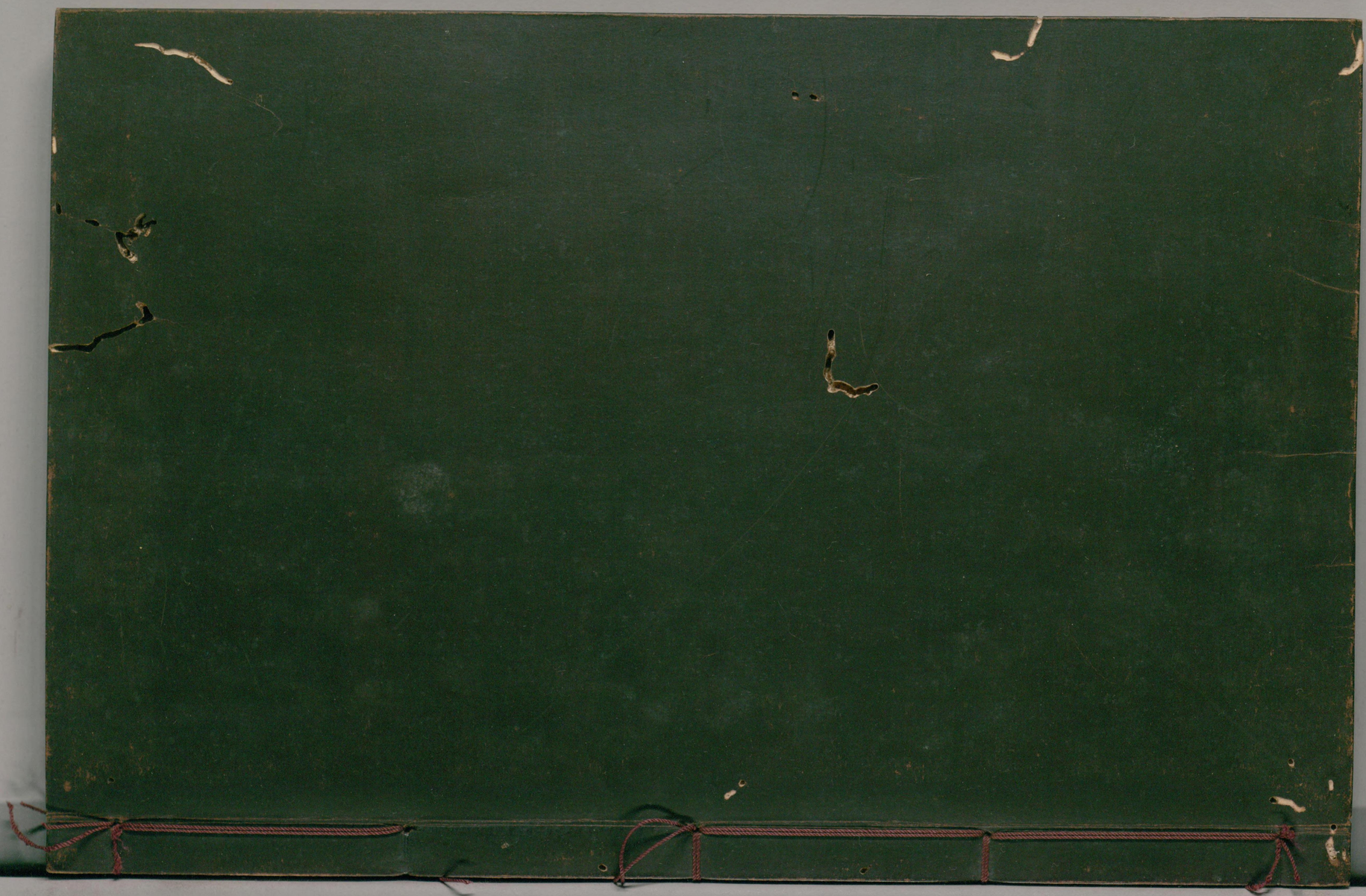
1901

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爲之節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爲之鄉禮則足以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爲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禮記大全二十三卷終

853
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